

《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彭文婷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批判思想以其深刻的预见性和系统性, 为解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通过整合构建生态批判的三维向度框架, 一是哲学维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重构, 二是经济维度中资本逻辑与物质变换断裂, 三是制度维度中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与生态社会构想, 进而挖掘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 为未来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描绘蓝图。

关键词: 《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 三维向度; 当代价值

Ecological Critical Thought of Capital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Peng Went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uangxi Guilin 54100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Marx's ecological critical thought in Capital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ool for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ecological crisis with its profound foresight and systematicnes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is constructed, namely, the alie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the rupture of capital logic and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and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society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so as to excavate it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draw a blueprint for solving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future society.

Keywords: Ecological critical thought of Capital; Three-dimensional dimension; Contemporary value

0 引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批判视野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已然形成了内在连贯、逻辑严密的生态批判思想。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系统挖掘并整合《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的内在理论结构,以期揭示其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范式。

1 《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的理论缘起

《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根植于工业革命时期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从18世纪中叶起,欧洲国家陆续开始工业革命,人类工业化进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无疑给资本家带来了一场技术狂欢,然而其生态代价也是不可预估的,二者的对立构成了《资本论》生态批判的历史基底。资本的无序扩张一改过去人类顺从自然、崇拜自然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征服欲。随着工业革命新技术、新工具的出现,人类在对自然的改

造过程中尝到甜头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发自然资源,使得森林覆盖率在工业化进程中骤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种种现象背后折射出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的暴力重构。久而久之,生态问题逐渐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若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缓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人类必将面临惨痛的环境代价。

《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产生于资本逻辑与自然的相互碰撞。关于“资本”的概念界定,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维度剖析资本的本质,强调其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存在形式。资本逻辑作为其固有运行规律,对人、社会与自然产生深远影响。资本的核心目标是无限增殖,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通过无节制消耗自然来维系生产体系与利润获取,进而加剧生态破坏与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和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只要未触及被剥削者生存底线,资本增殖就构成生产核心动力。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存在上限,而资本增殖依赖无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二者的

失衡必然导致系统性危机。

2《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的三维向度解析

《资本论》的生态批判思想并非零散观点的集合,而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丰富理论内涵的有机整机。通过哲学、经济学、社会制度三个维度的透视,利于把握其内在逻辑与理论贡献。

2.1 哲学维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重构

《资本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更指明了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二者统一重构的哲学道路。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人类生活离不开自然,自然界不仅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产资料,更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将劳动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一方面,人类基于自身生存需要,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物质形态;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要求人类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然而,由于资本的无序扩张,自然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劳动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自然界从人的“无机的身体”蜕变为单纯的有用性对象,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自然界的具体生动性和丰富性被遮蔽,只剩下对资本而言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得二者从和谐共生走向对立冲突,人对自然的征服、破坏与掠夺变得顺理成章,生态危机由此埋下伏笔。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将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得到重构。

2.2 经济维度:资本逻辑与物质变换断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揭示物质变换断裂与批判资本逻辑,阐明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构成其生态批判的经济维度。资本逻辑的核心在于无限增殖和自我扩张,把利润最大化当作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在资本眼里,自然界无非是实现积累的工具和资源库,自然本身有什么价值,主要看它能否服务于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劳动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平衡被打破,自然的物质循环出现“裂缝”。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自然资源被私有化与产权化,土地、森林、水源等被转

化为私有财产;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如碳吸收、水净化、气候调节等,也被纳入市场体系,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自然资源和生态功能进一步被转化为金融资产,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这一整套商品化过程,使得自然逐步丧失其原有的生态功能和文化意义,最终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面对资本逻辑导致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提出了通过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来修复物质变换断裂的路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扬弃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条件下,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才能实现一致性,物质变换才能实现循环利用。他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应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将经济活动把控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3 制度维度: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与生态社会构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他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为建设生态社会提供制度保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内在动力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环境的系统性破坏则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一制度本质与生态可持续性存在根本冲突。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如温室气体和工业废水,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试图单纯依靠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来化解生态危机,是有其局限性的。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技术创新虽能提升资源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源无限制需求的本质。事实上,技术进步有时反而会引发新的资源需求和环境问题。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对稀有矿产的大规模开采,进而造成新的生态破坏。类似地,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等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市场机制容易出现失灵,环境成本被外部化,最终反而加剧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生态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生态社会的构建,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一是制度变革的基础性,将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二是技术应用的生态导向,使科技从资本

增殖的工具转变为生态修复手段;三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构建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模式。

3《资本论》生态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

《资本论》中的生态批判思想,出发点是对物质代谢关系的分析,并借助资本逻辑批判的方法论工具,将对生态问题的考察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场域。它一方面指出资本文明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破坏,另一方面也前瞻性地描绘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基于此,这一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3.1 以代谢断裂理论审视国情, 启示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物质循环系统的割裂。断裂表现为土壤肥力耗竭、城乡二元对立及全球资源掠夺,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对生态规律的系统性背离。审视我国在过去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高强度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城乡环境基础设施不均衡等问题。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启示我们必须将修复和维护自然循环的完整性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老路,而必须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论断,将环境保护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深度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充分彰显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6]的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赢;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统筹生态治理工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绿色发展,修补城乡之间的“代谢裂缝”。

3.2 以资本逻辑批判规导发展, 启示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出资本的本质是:要么增长要么死亡^[7]。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必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因此必须遏制“利润至上”原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其投向绿色、可持续领域。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于源头处筑牢堤坝,实行严防死守,严格环境准入,遏制破坏性开发的苗头;于过程中扎紧篱笆,实施严管重控,强化对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实时、动态监

控;同时健全监督机制,对开发不合理、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追究责任。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着力统筹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不仅在立法中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任何环境违法行为都能“于法有据”地受到惩处;还要在执法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升执法效能,坚决破除“权大于法”的干扰;更要在司法中强化环境司法保障,统一裁判尺度,加大对生态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此外,推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法治共识,营造人人自觉守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3.3 以人的解放学说锚定目标, 启示民生福祉的价值归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根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基础,民生福祉就无从谈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增进民生福祉,要通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新期待,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当前,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事关人类文明存续的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置身事外。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高目标。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致力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环境,也在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通过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实际行动,中国正在担负起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4 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尺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现出的生态洞察力和批判精神,为我们应对当下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挖掘这部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财富,从而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93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96.

[4]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39.

[6]《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17.

[7] 杨晶.《资本论》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02.

作者简介：彭文婷（2005-），女，汉族，广西玉林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